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八



詳校官祭酒
臣章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四十七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七

宋 王宗傳 撰

序曰歲在戊戌予著易傳計三十卷其於繫辭序卦

 雜卦未暇也然早夜思之慊然於中若有所負蓋以
謂勤苦述著未及終篇不得為全書故也越三載歲

在辛丑始蒙恩賜第還鄉加我之年茲惟其時日月
逾邁不敢不勉噫此續傳之所由作也淳熙八年冬
十月二十有四日丁丑宗傳謹識

繫辭上

繫辭有三繫於卦下者卦之辭也如乾曰元亨利貞
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之類是也故經曰聖人設卦
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
以盡其言此指卦之辭而曰繫辭也繫於爻下者爻
之辭也如乾初九曰潛龍勿用坤初六曰履霜堅冰
至之類是也故經曰繫辭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又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此指爻之辭而曰

繫辭也繫於易後者亦謂之繫辭此上下二繫是也
亦如卦辭經謂之彖辭經曰彖者言乎其象也又曰
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而夫子釋彖之辭亦謂之彖
曰不以為異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嗚呼予學易至繫辭首誦此章乃知聖人作易之大旨盡在於是无遺蘊也何以明之曰聖人本天地以作易非有他也故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人心之妙用即天地之變化也天地之變化見於萬物成象成

形之際與夫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運動人心之妙
用則為可久可大之德業其實皆无越乎自然之理
而已矣所謂自然之理者易簡是也是理也天得之
而尊以位乎上地得之而卑以位乎下人得之則參
天地以位乎中而三才之為三才吾不知所以異矣
然則吾於此章知聖人作易之大旨其果有餘蘊矣
乎何謂聖人本天地以作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此聖人本天地以設卦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聖人

本天地以立爻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體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又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功試詳言之夫天有自然之尊而位乎上聖人作易以三奇之乾象之故乾為天則乾以天之尊而定矣地有自然之卑而位乎下聖人作易以三耦之坤象之故坤為地則坤以地之卑而定矣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聖人本天

地以設卦六爻自初至上其位有等威之別有貴有賤而其序不紊此卑高以陳也蓋卑者陳於下則其位為賤高者陳於上則其位為貴以天地定體言之則曰尊卑積卑以為高則曰卑高而卦爻之畫亦自下而上而後六爻已備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聖人本天地以立爻天地其初亦一物爾陽動而陰靜則判而為二體夫惟有二體也故動靜有常夫所謂有常云者豈足以盡易也哉特謂乾坤剛柔之辨

乃陽動陰靜各有其常而然也故曰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體然曰斷云者初非
謂剛自剛柔自柔柔矣而无待於剛剛矣而无待於
柔兩者不相為用也乃若變動不居剛柔相易則有
常之動靜又不足以斷剛柔矣方諸儒之說皆異也
初不知聖人本天地以立卦即八方之卦而重卦故
以一重八遂盈八八之數如以坤重乾是以為泰以
震重乾是以為大壯之類也此八方之卦各以類而

聚也物諸儒之說亦異也初不知聖人本天地以立
爻即陰陽之物而為物如所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凡麗乎陰陽者无非物也故聖人即是而立爻而以
剛柔別之其在六爻則九與六是也此陰陽之物皆
以羣而分也八方之卦皆以類而聚陰陽之物皆以
羣而分夫然後相親相離或近或遠而情偽不同則
吉與凶自爾而生如經曰吉曰終吉曰凶曰終凶之
類是也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聖人

本天地以論易之用而下文遂以變化之說繼之易之道无乎不在亦无乎不為在天在地此易无乎不在也成象成形此易无乎不為也人皆曰日月星辰此在天所成之象也山川草木此在地所成之形也噫未之盡也物物皆有是象物物皆有是形象與形亦非二物也吾嘗論之矣形之未著者謂之象象之既著者謂之形下文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也變化之功天與地相與為用象與形相為終始顧其

所在如何耳而成功見之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此又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功是故剛柔
相摩八卦相盪以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又詳言
變化之功其在天地循環終始而不窮者乾與坤實
尸其任也夫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曰相云者則有常
之動靜是誠不足以斷是剛柔也易之為易其在茲
乎故乾以剛而摩坤之柔則為巽為離為兌坤以柔
而摩乾之剛則為震為坎為艮而八卦立矣八卦既

立則各居其方而變化終始循環不窮故萬物出乎
震以巽盪震則萬物於此乎齊以離盪巽則萬物於
此乎相見以至以坤盪離以兌盪坤以乾盪兌以坎
盪乾至於以艮盪坎而復以震盪艮變化循環无有
窮也孰得而名之所可得而名之者變化之迹也何
謂變化之迹曰震雷離電巽風坎雨離日坎月相與
為用播其功於天地之間而寒暑迭推是也原其所
以然則震坎艮三男之陽實本諸乾故曰乾道成男

巽離兌三女之陰實本諸坤故曰坤道成女然相與
致用以成變化者六子也而尸是變化之功者乾坤
也故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繼之夫太始者萬物有
生之始也物生之始有是象而未兆有是氣而未形
當是時也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成物者萬物
成體之後也枝葉具於根荦羽毛備于胎卵當是時
也形器既具自此而漸形日長月化莫知其然然非
有以作之曷爾哉此則坤之功也夫物之太始亦不

一矣而乾之知之无乎不知也夫豈物物而求知之
哉隨其自然吾无容心而在物之有始者舉不遺乎
我以此理而知之故曰乾以易知謂其无難也物之
成形亦不一矣而坤之作之无乎不能也亦豈物物
而求作之哉亦隨其自然吾无他事而在彼之有形
者亦不遺乎我以此理而作之故曰坤以簡能謂其
不煩也於乾曰易於坤曰簡自然之理亦非有二也
乾始物坤代終隨所寓而云爾雖然自然之理其在

天地者然也聖人奚取焉取其在人心者與其在天地者本无以異也故又發明乾坤之易簡人能盡之以成德業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自然之理在天地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自然之理在人心也夫自然之理既云易矣夫何難知之有既云簡矣又何難從之有人之所以異於天地者心志本來簡易故也吾嘗論之矣易之為易乾坤是也乾坤之為乾坤易簡是也易簡之為易簡又吾心

之所以自然者是也知吾心之所以自然者則乾之
易坤之簡在我而已其所以成德業而參天地者又
何難乎人以是理為難知乎生而无不知愛其親長
而无不知敬其兄愛敬之外初无異事夫豈難知也
故曰易則易知又以是理為難從乎即无不知愛之
心以愛其親則為仁即无不知敬之心以敬其兄則
為義夫豈難從也故曰簡則易從是理也非難知也
故非獨吾之親吾之長於我也而有所親而人之親

人之長於我也而亦有所親此无他易知故其相親
信也亦易若夫禽獸之為物或可馴而狎也然其中
有不可測者存終非可親也故曰易知則有親是理
也非難從也充无不知愛之心以為仁則仁滿天下
而有不可勝用之仁充无不知敬之心以為義則義
滿天下而有不可勝用之義此无他易從故其所成
就也亦易若夫暴虎而憑河人或能之也然終非可
為也功何有焉故曰易從則有功曰有云者實然之

辭也凡人之情不相親信則雖朝夕焉不可也烏可
久哉苟相親信則不膠漆而固不纏索而附矣故曰
有親則可久天下之事勞而无功則雖計纖悉之效
不可也烏可大哉苟為有功則積微以至著由近以
達遠矣故曰有功則可大曰可云者決然之辭也久
焉者是理之存夫吾心未嘗一日忘也雖與天地同
其久長可也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大焉者是理之
見夫日用未嘗一日怠也雖與天地同其廣大可也

故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德與業非有二物也猶之易
與簡亦非有二理也曰賢人云者以言非賢於人不
能進是也猶之孟子謂能勿喪爾必曰惟賢者若夫
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禹湯文王孔子氏之所
以聖亦皆自此塗出也由是觀之則天下之理其有
外於乾坤之易簡矣乎吾於天下之理既已有得則
吾之德業配天地之高厚吾之中處參天地之高卑
仰天俯地寧有或慊矣乎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然則予前所謂本
天地以作易正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而聖人作易
之旨盡在於是豈虛言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
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前章既言本天地以作易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要其成功則與天地參此章復言作易之中所示无非天理人能盡之則居處動作无適而非中矣聖人之有望於天下不其至乎夫有是卦則有是象易之為卦也不一則其為象也亦不一然是卦未設則是象也何從而觀之所謂卦之象者其在物也則為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與夫為馬為牛為龍為雞之類其在

人也則為父為母為男為女為君為臣與夫為首為
腹為耳為目之類其在理也則下文所謂吉凶悔吝
變化剛柔是也卦之始設能觀其象而知其此為吉
此為凶此為悔此為吝與夫變化剛柔之所以然者
聖人也如古今之君子欲觀其象而无可玩之辭則
安知變化剛柔吉凶悔吝之所以然哉此卦之既設
而辭又不可以已也聖人以是不可已之辭或繫之
卦下也則為卦之辭或繫之爻下也則為爻之辭卦

爻之辭有所不可已者非有他也明吉與凶將以使
夫人知所趨避故也吉凶既明則悔吝亦明矣舉重
以見輕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易者變動不居
之道於六爻焉見之所謂六爻者九六以剛柔相推
是也陽為主陰為客剛推柔也陰為主陽為客柔推
剛也此變化之所由以生也故下文以吉凶悔吝變
化剛柔之四象為六爻之動夫見乃謂之象於其見
者而觀之則凡隱而未彰者皆可以類推矣故夫得

失之理微吉凶之驗著觀易之吉凶而得失可知故
吉凶為失得之象也曰失得云者易之道貴於因失
而為得猶之曰卑高即積卑以為高也憂虞存乎人
心悔吝見於行事觀易之悔吝而憂虞可知故悔吝
為憂虞之象也進者不驟進也退者不驟退也若夫
變化則昔之進者今且退矣昔之退者今且進矣故
又觀易之變化而知進退之漸此變化為進退之象
陽明為晝陰晦為夜晝夜循環无毫髮之間而有晦

明之異此剛柔相推不窮之道也故又觀易之剛柔而知晝夜之別此剛柔為晝夜之象凡此數者皆聖人設卦之中有象其別則見諸六爻之動而有不可揜其詳則聖人皆於繫辭焉明之夫六爻之動其為吉凶悔吝變化剛柔所以示人者莫非天理之當然是謂時中之道而天地與人皆所不能違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極中也聖人以是時中之道教詔天下君子於此何所容其心哉所居而安者易之

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而已矣所謂易之序者消息盈虛之有其時是也居之而安則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而與易為一矣苟為居而不安則其去也必速猶不居也所謂爻之辭者是非當否之有所命是也樂之而玩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與爻為一矣苟為樂而不玩則其得也淺猶不樂也君子居處動作无非天理而易中所示曰象曰辭曰變曰占皆天理也惟君子為能觀而玩之夫變生於象占本乎辭

象之在易消息盈虛之不可泥則謂之變非於象外
有是變也辭之在爻是非當否之不可誣則謂之占
非於辭外有是占也觀其象玩其辭蓄吾之用也此
居而未動者之事觀其變玩其占用吾之用也此變
動不居者之事夫易純乎天而君子則純乎易純乎
易乃所以純乎天也君子純乎天而不能違乎天天
亦其能違君子乎以吉祐之復以无不利祐之宜哉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

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
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
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
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前章既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爻變而終之以君子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此章復言彖言乎象爻言乎變
而終之以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雖曰申前言之所未
盡其大旨則无非前後反復推明吉凶悔吝之理欲

夫人之知所趨與所避也夫吉凶悔吝之理已著而不可揜是謂之象有是卦必有是彖而彖之所言无非此理也此彖者言乎其象者也若夫六爻之動惟變所適而吉凶悔吝之別又以逐爻見之此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得失之理微吉凶之驗著若非吉凶則是得失也誰與言其所以然哉悔吝之在人未為大過也言乎小疵而已於過疵之微小者或能悔之而不吝亦或吝之而不悔則吉與凶自此成矣此无咎

者本有過也有過而能補其過故无其咎而聖人則
因其善而善之吉凶也悔吝也无咎也凡此數者又
皆不外乎彖之所言之象與爻之所言之變也雖然
爻者言乎其變也而列貴賤者又存乎位彖者言乎
其象也而齊小大者又存乎卦夫六爻固有貴而无
位如乾之上九有以貴下賤如屯之初九者此亦以
變言也如以位言則自初至上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高者貴卑者賤而成列有序此列貴賤者存乎位也

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為主陰卦多陽則陰
為主卦之小大雖或不齊而剛柔得位為一卦之
主則未始不齊也此齊小大者存乎卦也若夫繫辭
焉而明吉凶則吉凶之辨舍是辭何以哉介云者細
微之物也所謂小疵也小疵形於心憂患恐懼茲惟
其時若漸長則憂无及矣凡人之情有所畏者斯寡
過无所畏者斯多愆是故以震驚而獲无咎者必以
其能悔也由小大之卦觀吉凶悔吝之辭則辭之吉

者斯平易反乎此者斯險艱如乾之九二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則其辭易矣困之六三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此豈易辭哉此无他其為辭也吉凶悔吝各有
所指而非固異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者
何險易之地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
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又言聖人本天地以作易易之書與天地準易
之道與天地相似而終之以君子之道鮮矣道之在

人初无不足而人之於道不能无限量之殊也然深
味此章自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至故君子之道鮮矣
凡有十故雖句讀長短之不齊文理昭然而先儒不
察妄分割數不可不辨也準則也易之書所以準則
天地故也凡天地之所有者易皆有之彌滿也綸理
也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謂一陰一陽是也是道也其
在天地則為幽明寓於始終則為生死見於物變則
為鬼神易之為書彌滿无間綸理有序而天地之道

盡在此書故在文為明在理為幽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无乎不知故者其所以然也始出為生終入為死原始反終而生死之說无乎不知說者其所謂也大凡物之為物以精與氣相聚而然也精氣之散則為遊魂故謂之變即諸物變而鬼神之情狀又无不知情狀猶言體段也程河南曰萬物終始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然則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无非天地之道苟非易之書與天地準彌滿而

无閒綸理而有序則是數者何從而知之惟其如是故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即易之道也存諸易者如是則存諸天地者亦如是爾故曰與天地相似惟其相似也又何背違之有揚子雲法言之作所以準語也然而非語太元之作所以準易也然而非易是无他求其似而卒不似也求其似而卒不似故不免自相抵牾而多謬於聖人欲其不違得乎自知周乎萬物以至君子之道鮮矣此又詳言易之道

與天地所以相似也夫无所不知者易之知也无所不及者易之道也知周萬物无所不知則有過物之知道濟天下无所不及又无過物之道故曰不過道濟天下旁行也知周萬物不流也有濟天下之道而又知无不知而不淪胥於萬物此易之時中也茲其所以為不過歟樂天安土此又言易之道无適而非天地也夫天者制命之君也土者宅生之地也而易則性命之學也樂天則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初无冒

昧于時之失蓋所知者命也所知者命則无一毫之
非吾命夫何或憂之有安土則俸其位而行无入而
不自得初无厭惡不平之念蓋所敦者仁也所敦者
仁則无一物之非吾仁又何不愛之有知命命之學
也敦仁性之學也故曰易性命之學也而天地盡在
是矣天地之化而陰陽二氣之相為推移是已而易
範圍之則易之為書其模範一出於天地而聖人无
與焉故无過差之可指萬物之生雖同於負陰而抱

陽也而有萬不同則至不一也曲而成之則亦與為不一故无一物之或遺晝夜之道闔闢往來无一毫之間而易之為易无所偏滯通乎此道故也通乎此道则无乎不知故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初无二知也如此則盡天地之妙用窮陰陽之奧機无在而无不在故曰神无方无為而无不為故曰易无體神與易亦非二物也張橫渠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而異名

矣朱子發曰一陰一陽在天日月之行也晝夜之經也寒暑之運也在人屈信也動靜也語默也推而行之故以是名之為道然是道非可以他求也求之在我而已矣在我所謂本然之善者乃所以繼是道也在我所謂同然之性者乃所以成是道也何者善出於道而性无不善故也然仁者見之是道也則止謂之仁一於靜也知者見之是道也則止謂之知一於動也至於百姓日用是道也則又習焉而不察行之

而不著漠然而无所知也要之是道也仁者知者鮮
克全之百姓之愚鮮克知之此豈在我之善有所不
足在我之性有所不同歟非也蓋在限量使然爾君
子之道烏得而不鮮歟朱子發曰君子之道仁知合
體用一兼體陰陽而无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君子
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

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前章言易之書與天地準易之道與天地相似而終之以仁者知者鮮克全之百姓日用鮮克知之此章復言易該隱顯絕憂累覆被萬物則為德為業流行乎天地之中在易為乾為坤在著龜為占在人為事在變化為神而終之以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聖人德之崇業之廣以至於效天法地此即易之盛德大業也是理也非聖人孰能盡之夫易之為道天地所以鼓舞萬物生成而不遺故曰顯諸仁然

其所以然而然者密庸而无迹故又曰藏諸用仁與用即天地之德業也故其見於鼓舞萬物也變化難名此下文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惟其如是故化工之運行初无容心夫何憂云其生其殺咸其自取天地未嘗加毫末於其間也程河南謂天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是也若夫聖人則成能於天地一物之不得其生則曰此吾之責也故不能无憂張橫渠曰繫辭之言或說天或說人率歸一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則於是分出天人之道不可以混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故聖人又贊之曰盛
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密庸之化如此其至也聖人以
是說而垂法於易之書故盡發其秘以示夫人惟恐
此道之不明吾言之不盡而後學之不知抑以見聖
人有憂也故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謂
之盛德至於曰易曰乾曰坤曰占曰事曰神此所謂
盡發其秘以示乎人也吾故曰此聖人之有憂也張

橫渠曰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穷也夫
惟如是故其德業盛大也孰禦焉是說也以其變易
言之則為易觀夫四序迭遷八卦相盪而萬物之終
始出入咸不外乎是故陽極生陰陰極生陽生生不
窮循環无端此所謂易也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盖
言萬物自此出也夫萬物之生有象有法法之始兆
者謂之象象之既呈者謂之法亦非二物也相為隱
顯相為終始而已矣故成象者兆端自乾初无不足

至於坤則因其有是法也而效之亦非有所增益也
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也法象既著則吉凶之
變可以前知故極天地之數遂知來物此所謂占也
如惠迪必吉從逆必凶消息盈虛之理不逃乎進退
從違之間故變而能通者常得之窮而不知變者常
失之所謂事者即吾之日用是也故曰通變之謂事
此又易之在人也能審此變化云為无一毫之有
戾於易則易有不戾於我矣夫萬物之生不外乎陰

陽惟神也變化難明則運乎陰陽而莫知其然故曰
陰陽不測之謂神自此以後又申言夫易夫乾夫坤
以言能盡乎此者惟聖人也故終之以崇德廣業之
說夫乾為大矣坤為廣矣合乾與坤以為易則所謂
廣矣大矣云者必歸之易故乾以健久為用坤以靜
固為體以言乎遠蓋謂乾也以言乎邇蓋謂坤也然
則不禦之功无有窮已乾實以之靜正之體未嘗變
易坤實以之此所以為坤之廣乾之大也廣大之中

化出萬有盈乎天地之間靡所不備此又乾坤之功
用也而易實該之故又曰備矣經曰易之為書也廣
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亦即此所謂
廣矣大矣備矣之謂也聖人言此又慮夫人未知所
謂乾坤之所以廣與大者何如也復以靜專動直靜
翕動闢以詳明乾坤之旨夫陽動而陰靜此乾坤之
有常也乃若乾坤合德以成化育之功則未有乾行
而坤止也故乾動也而坤亦與有焉坤靜也而乾亦

與有焉此所謂合德也然其動靜亦不无其辨焉故
乾之靜也專謂其制命自我也及其動也直則乾曰
時乘六龍以御天是也故其大也生於專直坤之靜
也翕謂其載物自我也故其動也闢則坤曰含萬物
而化光是也故其廣也生於翕闢此又聖人以乾坤
之所以為廣大者而詳示夫人也然聖人又不獨發
明乾坤廣大之義如此也其曰變通曰陰陽之義曰
易簡之善无非因此廣大以發明乾坤之旨使人即

此以知彼也且人有不知乾坤之廣大乎觀諸天地足矣苟知天地之廣大則知乾坤之廣大无或異矣故曰廣大配天地人有不知乾坤之變通乎觀諸四時足矣苟知四時之變通則又知乾坤之變通无或異矣故曰變通配四時以至不知乾坤陰陽之義觀諸日月亦足矣苟知日月之陰陽則知乾坤陰陽之義庸有異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不知乾坤易簡之善觀諸至德亦足矣苟知至德之易簡則知乾坤

易簡之善又有異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夫大而不能覆廣而能載茲非天地之廣大乎而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闢其廣大若是此之謂配天地生長拏斂循環不窮茲非四時之變通乎而乾之始物於始坤之成物於終其變通若是此之謂配四時或顯乎晝或顯乎夜此日月之陰陽也而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二者相與為用乾坤陰陽之義若是故配日月愚者與知不肖能行此至德之易簡也而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易簡之外初无難事乾坤易簡之善若是故配至德雖然易之理亦一而已矣初无彼此之間又何配之云乎盖无有所配者理之一致也亦必有所配者將以致乎一也聖人欲人明乎一致之學也故即其所配者而示之欲其易曉焉爾故斷之曰易其至矣乎以言乾坤之至理即易也是理也惟聖人為能盡之故繼之以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德吾性也作此易以崇之業吾德之及物也作此

易以廣之則與天地同其高明卑順高明知也卑順
禮也即知與禮以效法乎天地之崇卑此聖人之德
所以崇而業之所以廣也夫天以高明之體位乎其
上地以卑順之質位乎其下易以盛德大業流行乎
天地之中聖人之德業乃能與天地較崇度廣則是
易也又在聖人矣故曰是理也惟聖人為能盡之原
其所以然亦不過於即吾此性而以智禮成之故能
存之而弗失是以或為德或為業或效天或法地无

所往而不當於道合於義則是道義又從吾性中而出也豈不猶易之行乎天地之中邪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何謂存存猶之曰存之至云爾惟存之至故足以配天地之設位而道義自此而出噫自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張橫渠曰知極其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又曰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斯可得之矣

童溪易傳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四十八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八

宋 王宗傳 撰

繫辭上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
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

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嗚呼予學易至此章乃知聖人憂世之心如此其深且至也何也不有其所有而盡以其所有者發之於易故也夫聖人之所有者安在乎曰此性之所見者是也此性之所見而伊尹之所謂先覺也有是先覺故以覺後覺為已任此聖人憂世之心也然則見天

下之賾見天下之動聖人之先覺其在茲乎故易象與爻由是而立焉然則聖人區區於立象與爻何也曰為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使天下後世言无過言行无妄動即是象與爻而有得焉此則聖人作易之本心也夫事物之理寓於幽微深遠之地者天下之賾也兆於紛錯雜揉之地者天下之動也聖人皆有以見之明若觀火故三奇之乾以天而形容之三耦之坤以地而形容之以至震雷巽風之類其所以形

容之者莫不各當其所擬而凡物之宜然者如馬如牛如龍如雞之類各得其所取之象易之有象其是之謂歟會逢其適而於時為通若乾之九二出潛離隱則為天下文明之時若觀之六四觀國尚賓則為利用賓于王之時凡此之類聖人洞觀其然而典禮於以行焉所謂典禮者時然而然不失乎天之所秩天之所敘者云爾聖人又慮夫人之昧夫此也而繫之辭焉而曰如此則吉反此則凶分別剖斷明以告

之易之有爻其是之謂歟夫象之所言者天下之至
蹟也如言田獲三狐載鬼一車之類近於恢詭譎怪
宜若可惡也而聖人之意則於此乎盡故不可惡爻
之所言者天下之至動也如言上下无常變動不居
之類而其相推相易宜若可亂矣而吉凶之理則於
此而斷故不可亂張橫渠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
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
者厭其言故言為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為貴蘇東坡

曰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於其間其進退
屈伸不可必也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可必也故
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擬是象
而言也象物象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之而後
動議是爻而動也吉凶趨避之理已斷於爻議是而
動則動惟厥時矣言有物而動惟時則語默動靜皆
中於道此則擬議之功也其成變化乎何有蓋變化
者易也易也者天也吾之言動有契於易是乃契於

天也故曰擬議以成變化然則予前之所謂聖人作
易立象與爻為天下後世言動設也其是之謂乎吾
夫子既述古人立象與爻之意遂舉易中七爻以實
其說故中孚九二同人九五則述君子之言動大過
初六謙之九三則述君子之謙謹乾上九之亢反乎
謙者也則申文言之辭以警之節初九能以謹密而
无咎也又設其不能謹之辭以戒之至解六三小人
之不知謙謹而肆為暴慢者也故聖人直語之曰作

易者其知盜乎无非為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夫君
子脩身於幽隱之間而其應也見於千里之遠其幾
甚微其應甚博此所以不可不致其謹也故聖人以
居其室出其言善與不善以示其戒然曰言而繼之
以行者蓋言行者表裏之符也故後文有曰不出戶
庭无咎而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信乎言也
者其行之表歟樞機之為物也其所繫甚微也然而
一發則昏明中否隨之故曰榮辱之主也孟子曰不

誠未有能動者也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
之言行一无可愧而誠之所格寧有遠邇上下之間
乎此所以能動天地也夫言行至於動天地此所謂
擬議以成變化者也夫所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是
也同人六二居柔守靜於下而有或處或默之象九
五體陽履剛於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宜若不同矣然
中直之誠得於同人之先此所謂二人同心也故能
斷去九三九四之二剛而終之以相遇焉故曰其利

斷金夫言者心之聲也心之同則言亦必同矣故其
臭味相感无上下遠近之間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此爻所以有後笑之說大過初六當剛過之世
一柔在下而无忤於物可謂能自謹也故有藉用白
茅之象猶之置器於地既安且平則亦可已矣又藉
之以茅焉其无咎也固宜故曰謹之至也謂其當大
過之時而能過於謹也夫天下之物以其微薄也而
棄之則所謂物之貴重者亦安所資蓋貴者以賤為

本故也故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又曰謹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然則謹而勿失初六有焉夫大過初六則過於謹故曰謹之至也謙之九三則過於厚故亦曰厚之至也且伐其勞德其功此豈胷中之有所蓄者然邪苟无所蓄則猥薄甚矣若夫謙厚之君子則不然吾雖有勞若未始有勞也吾功雖成若未始成功也非能降已以下人者未易至此故聖人推明其內之所蓄則曰德言乎其盛矣又詳觀其外

之所形則曰禮言乎其恭矣夫謙之九三處人下之上有成功之勞或不能致其謙恭以守此高位安能獲有終之吉乎惟能過於謙厚此聖人深予之也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知也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而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也而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而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而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言語階

亂從古而然故曰言者行之表也當節之初不出戶
庭則非特身不出也言亦不出也夫言不出則其密
也可謂謹矣苟失此戒則君焉必至於失臣臣焉必
至於失身幾事必至於害成此謹節之道必當於其
初而致之意焉是故前文所以有樞機之諭也易之
作也亦豈直為知盜而設邪特曰謙謹既失則有暴
慢之行而不免於盜之見侵也故解之六三上慢下
暴則為盜之招聖人所謂知盜者如此而已矣孟子

曰禍福无不自已求之者解之六三所謂自求其禍也夫三在人下之上高位也六以陰狠處之非所宜據也故爻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說而繫辭以小人謚之原其所以然者非他也有暴慢而无謙謹故爾夫藏之慢也是為誨盜容之治也是為誨淫誨之者招之也然則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此聖人之作易必欲天下後世擬象而言議爻而動者蓋慮其失或至於此也予故曰聖人作易立象與爻為天下後

世之言動設也噫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

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易有自然之理斯有自然之數是理也一定而不易是理故是數也奇則為奇耦則為耦亦一定而不易是理也相因以為用故是數也奇以耦成耦以奇成亦相因以為用是理也運行而不窮故是數也始則有終終則有始亦運行而不窮然則數生於理理寓於數數之所生理之所在也故易於此取天地之數以為

大衍之數焉所謂天地之數者一三五七九此天數
五也積而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此地數五也積而
為三十合二十有五與三十是為五十有五聖人曰
是五十有五數也運之於天地萬物之間固足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然本此數以作易則容有齟齬而
不合者故即天地之數而去其五以為大衍之數焉
然去之者非其去之也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
為十兩其五也大衍之而為五十十其五也則五者

在其中矣王輔嗣曰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是也然數有體有用一者數之體也體則不動四十有九者用也用則見於分三掛一揲四歸奇之際輔嗣又曰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是也是數也則於其揲蓍焉見之揲蓍之法以四十九蓍分之左右手而為二分而為二之後乃於左手中取一蓍掛於小指既掛一矣先以左手之蓍四四而揲之歸其所

揲之餘而扐之復以右手之著四四而揲之亦歸其
所揲之餘而扐之再扐之後復掛一焉故三揲而一
爻成十八揲而六爻成凡爻之或陽或陰皆以所揲
之餘或多或少者而為候故初揲之餘者不五則九
再揲三揲之餘者不四則八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
少為老陽三多為老陰二多一少為少陽二少一多
為少陰老陽九也老陰六也少陽七也少陰八也設
若於此四十有九之數加一減一皆不成揲此大衍

五十之數所以必用四十有九也然揲蓍之法必曰象兩象三象時象閏者以言聖人立法未嘗不循夫天理之自然而非偽為云爾故易之作以陰陽為宗曰象兩云者以言象陰陽二氣之分也曰象三云者以言二氣之分有陰有陽必有陰陽之中故也曰象四時云者以言二氣既分中者為春秋極者為冬夏故也曰象閏云者以言積四時以成歲更三歲而為閏閏也者生於日月合朔周天不盡之氣故以歸奇

之數象之然置閏之法十九歲七閏凡三歲閏者一
五歲閏者二故大率五歲再閏又以再扐而象之莊
周氏曰易以導陰陽亦是意歟夫大衍之數既本於
天地之數故復以天地之數繼之天數五地數五以
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分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言
天地之數奇耦之合也張橫渠曰一三相間是相得
也各有合以相對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也太
元亦曰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

十為上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此亦分而言之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又合而言之也天地之數不離乎五十有五故二氣之有盈有虛四時之或生或殺萬物之出機入機皆本諸此此變化由是數而成也所謂行鬼神者如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帝少昊其神勾芒之類是也是故或執規司春或執衡司夏或執矩司秋或執權司冬此鬼神由是數而行也程河南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

也又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揲著之法得五與四是為老陽其為策數一爻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為乾之策得九與八是為老陰其為策數一爻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為坤之策以六爻計之乾爻六一爻三十有六策則二百一十有六者三十有六而六之也坤爻六一爻二十有四策則百四十有四者二十有四而六之也以乾坤六爻之策而計之故曰凡三百有六十三百有六十之策與期之日適相當焉

故曰當期之日以上下二篇之策而計之凡爻本諸乾而稱九者一百九十有二本諸坤而稱六者亦一百九十有二夫陽爻一其策三十有六以三十有六乘一百九十有一則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策陰爻一其策二十有四以二十有四乘一百九十有二則得四千六百零八策二篇總筭則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矣夫數自一積而為十十積而為百百積而為千千積而為萬自然之理也與萬物之數適相當

焉故曰當萬物之數也於象兩象三象時象閏則謂之象於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則謂之當言各有旨也營者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是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四至於少陽數七亦四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亦四而求之其數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
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
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
合坤之三十有六為九十焉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
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七
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一百五
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之以四而得之此易

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謂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則三
變而一爻成積而至於十有八變而卦成可知也夫
易始於八卦方其八卦之未重也屯蒙師訟之類隱
然而未形當是時也易之大業未底於悉備故曰小
成及夫引而伸之重而為六十有四故觸乎其類而
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凡天地之內百物不廢而
治心修身齊家理國之道隨取而足聖人所以垂法
立教者亦於此乎盡謂之天下能事畢矣信乎其畢

矣故夫顯道神德行此易之能事也而其為效也見於酬酢而祐神夫神之不顯者道也今而曰顯道則所謂闡幽也顯而不神者德行也今而曰神德行則所謂微顯也易之為易也在顯亦秘在微亦彰此其用之為妙也惟其如是故即其顯者而言之有應對事物之功未嘗不瞭然而明故曰可與酬酢即其神者言之有助成神化之妙未嘗不窅然而幽故曰可與祐神嗚呼孰謂夫聖人本天地之數以作易其功

用一至於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
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
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
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章言易寓於數此章言聖人之道寓於易所謂易者變化是也所謂變化者神之所為也特患人不之知爾欲知易之神捨變化之道何由而知之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辭也變也象也占也

此四者易之變化也苟知此道則神之所為舉可知
矣聖人之道亦不外是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夫
是非當否各當所指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易之辭
則言必有法趨避取舍不可或泥者易之變也以動
者尚易之變則動必中度形容物宜有不可掩者易
之象也以制器者尚易之象則器必適用吉凶禍福
各以類應者易之占也以卜筮者尚易之占則占必
知來凡此无非神之所為也故聖人尚焉尚之者明

此道以垂法立教以覺天下後世之不知乎此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言尚易之辭與
易之占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
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言尚易之變與易之象
也夫君子於將有為將有行之時未知是非當否之
所在可不稽易以致其決乎問焉而以言求決於易
也向使易之辭也非聖人之所尚君子又烏知以言

而問之然問焉而以言苟非以吾之精一之誠深知
易之為可信則雖有問焉徒問也今而曰其受命於
易也如響之應聲是必有以默契乎易而不專在於
言語問論之間也不然何以來物之在於遠近幽深
也舉无不知曾无毫髮之間邪故曰至精朱子發曰
精之又精謂之至精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
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為七八九六總之為三百六十
以天地觀之陰陽三五一五以變為候者七十二

五以變為旬者三十六三五以變為氣者二十四三百六十五日周而復始故乾之策三十有六者三六而又二也坤之策二十有四者二六而又二也三其二十有四與二其三十有六皆七十二三其七十有二為二百一十有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有二為百四十有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三變而反六畫之卦五變而復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

非成文不足以成物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夫有行始
於有為有為始於有思有思有為者人也为思无為
者天也惟能有思有為而无於人之累乎其惟易而
已易有思者本於无思有為者本於无為合五十有
五之數本於太極寂然无聲其一不動萬物莫不會
乎其中有物感之散為六七八九之變而天下之所
以然者无乎不通所謂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乃其一
也精者精此者也變者變此者也神之又神謂之至

神精故可以窮深變故可以與幾夫易聖人體之以
極深研幾者也天下之志藏於无形非推見至隱者
其能盡通乎而易至精者也天下之務其來无窮非
曲得所謂者其能成乎而易至變者也疾而速行而
至有思有為者皆然而易至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者極深研幾之效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易有聖
人之道四焉子發所釋可謂著明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

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
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
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
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復言易寓於數聖人本之以作易而其功用見於經綸世變垂其法於將來天人之理不外乎是若有以相之故終舉大有上九爻辭而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嗚呼聖人用易之功若此其至乎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程河南
張橫渠及前輩皆云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
失其次也而橫渠又曰聖人之於書亦不欲併以一
說盡慮人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或在此說或在彼
說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以是知前輩談經可謂
不苟矣夫自天一以至天五此天地生數也自地六
至地十此天地成數也河南云既有上五者斯有下
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朱子發亦曰萬物在天地間不離乎五十有五之數
聖人雖不言其能逃乎夫易之為易非有他也於物
則開之明其所以然也於務則成之因其所當然也
舉天下之大无出乎是道之覆冒此所謂冒天下之
道也朱子發曰冒天下之道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舟車所通凡有血氣者必待此道而後覆冒此言是
也易之為易如斯而已捨此孰謂之易乎故曰易何
為者也又曰如斯而已者也聖人於此道者則用之

以經綸世變故天下之志若未易通也易有開物之
道聖人盡之則天下之志无適而不通天下之業若
未易定也易有成務之道聖人盡之則天下之業无
適而不定方其天下志之未通業之未定也趨捨之
方動定之際俟俟然適從之无所疑孰甚焉及夫天
下之志以聖人而通天下之業以聖人而定其胸中
之所欲為與日用之所當然者了然而无疑伊誰之
功邪實聖人有以斷決其疑以致是也故又曰以斷

天下之疑凡其所以然者皆聖人有得於易而然也
故繼之以著卦之德與六爻之義凡物圓則運方則
止夫運而有无穷之用者是必有所謂至神者存也
故曰著之德圓而神止而有一定之體者是必存諸
我者固已无所不知矣故曰卦之德方以知著之為
用六七八九惟其所為而人无與焉非神而何卦之
既設上下内外有不可易而理實寓焉非智而何若
夫六爻之為義則變易以示人使人知吉之可趨凶

之可避而无或秘之說此所謂易以貢也韓氏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張橫渠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夫心也者酬酢萬物之君也心有所累則酬酢萬物也不能擴然而大公是心也不能擴然而大公則亦異於易矣夫无思无為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聖人以此著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擴然而大公易即吾心也吾心即易也用

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默存於我焉程河南曰密
乃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道乃形而上者形而下
者即密也然則退藏於密此即易之所謂无為寂然
不動也夫妙用之源默存於聖人之心則發而為用
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故夫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
下之民吉在所趨也聖人惟患其不吉凶在所避也
聖人惟患其或凶憂患在民而聖人以為己之憂患
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即易之所謂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也神著之德也吉凶隱於未形聖人神以知
來則神在聖人而不專在乎著矣知卦之德也吉凶
顯於既著聖人知以藏往則知又在聖人而不專在
乎卦矣故繫辭至此侈言聖人之神知而曰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夫謂之
聰明睿知則卦之知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謂之神武
不殺則著之神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聖人之德无乎
不備如此宜吾所謂著卦之神知咸在聖人而不專

在乎著與卦也。耿希道曰：其曰神武不殺，何也？布昭聖武，不免於殺者，將以使人之知懼也。今神以知來則未然之祥見於其先知，以藏往則已然之戒存乎其後。然豈待殺而後知懼哉？荀子曰：怠慢剽棄則照之以災禍，此之謂也。夫天人之理，備於易而易之神，知又備於聖人。則夫在天與人者，聖人宜无不知。故夫福善禍淫者，天之道也。聖人明其所必然，為善得福，為惡得禍者，民之故也。聖人察其所由致而惟恐。

斯民之用或至於昧其所趨故假是著龜之神以發
明人心之神夫神无乎不在在人則為人心在物則
為神物在天地之道則為易在易則為陰陽之不測
在聖人則為聖人之妙用方是神之在物為著為龜
尚棄而未用也人曰此枯莖爾朽骨爾不知其為神
也聖人從而興之而易由此兆焉人見聖人之興之
也亦惟聖人之從而得之所謂如是而吉如是而凶
也而遂至於趨吉若渴避凶若熱而曰此聖人之前

知也而不知此神物之前知也特聖人為能興之以
為前民之具焉爾然聖人如之何而興之也亦曰聖
人以此神物齋戒致敬以神明乎神物之德使斯民
凡有作用亦皆齋戒致敬不敢忽此神物咸知其德
之為神明而信其所以告我之吉凶也此之謂興神
物也前言著之德圓而神則齋戒以神明乎神物之
德者雖由於聖人而興是神物之德者實神物之固
有焉神物固有是德聖人雖不欲齋戒以神明之夫

何以前民用乎所謂前民用者神之所為也故下文
歷言乾坤變通象器與法而極於民咸用之神夫誰
能出不由戶戶一也闔則為坤此斯民之用隱於无
用也闢則為乾此斯民之用見於有用也一闔一闢
為變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拘於一也往來不窮為
通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有所窮也然於闔闢變通
之中何者為斯民之用乎曰是理也見者為象形者
為器器制為法聖人體易以經綸世變而垂其法於

將來者无越乎此故斯民利用此道而見於出作入
息之間凡所資以為生養之利者孰不用之而莫知
其用之所以然者此即予前所謂在人在物在天地
在易在聖人之神也噫語至於此孰謂易為无用之
說也自易有太極至易有四象復申言聖人是興神
物以前民用之旨朱子發曰極中也太極中之至歟
四象八卦具而未動謂之太極易有太極四十有九
合而為一乎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是也濂溪周先

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而生陰陰極復動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發曰陰陽匹也故謂之儀凡物有中則有上下有上下則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則有四方有四方則有四維而八卦在是矣此自然之理也張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故太極者一倍一而二而儀分上下故曰生兩儀倍二而四而象分四方故曰生四象天之東象龍西象虎南象鷄北象龜此皆象也倍四而八而八卦以

成故曰生八卦此易生生之理然也卦者掛也掛此理以示人而吉凶有一定之說故又曰定吉凶夫易始於八卦因八而八之則其為卦也為六十有四天道之消長萬物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古今之治亂皆不逃乎八卦所定之吉凶則易之大業又生於八卦所定之吉凶矣故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若不可以一言盡也而其說則不離於示人以吉凶趨避之理而已矣惟聖人入乎吉凶之域故能與民同患而立

大功業於天下則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夫惟
易與聖人其大業一也故下文繼之以六莫大之說
其所以為易與所以為聖人者兼言之夫成象之謂
乾效法之謂坤萬物在天地間孰不具乾坤之法象
然語其法象之大者莫大乎天地易窮則變變則通
通變之理人事之終始也然語其變通之大者莫大
乎四時凡物有是形容之可擬者孰无是象具是貌
象而不可掩者孰无是明然語其象之懸于天明之

著乎物者莫大乎日月天地四時日月此易之所以
為易也然非其有是位則易之道不行非其有是人
則易之道不明故繼之以莫大乎富貴與莫大乎聖
人夫天下之物亦有所謂崇且高者矣然語其操是
利勢以令天下而能使天下莫吾違者非富有四海
貴為天子不足以與此故曰莫大乎富貴天下之人
亦有所謂以是物為是用者矣而其用不足以利天
下語其備百物致民用立為成器而使天下共利之

為悅者非聰明睿智之聖人不足以與此故曰莫大
乎聖人然則下繫論十三卦制器必曰伏羲氏神農
氏黃帝堯舜氏者此所謂有是位又有是人也夫器
用之制聖人所以使天下由此趨事而赴功以享其
所謂利也而天下或不能惟利之趨焉此建立卜筮
在聖人猶不可以已也且天地之機鬼神之奧藏於
幽蹟隱伏深遠之地必欲採取之搜索之鉤出之從
而坐致之使吉凶未形之象无不定疊疊不已之緒

无不成者其用又孰大乎蓍龜者乎此上文所謂以前民用必在於是興神物也然則以莫大之聖人處莫大之富貴立成器以利天下興蓍龜以前民用則莫大之天地斯與之合其德莫大之四時斯與之合其序莫大之日月斯與之合其明莫大之蓍龜斯與之合其吉凶於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聖人寔優為之此予前所謂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不其然乎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此又申言

聖人有取於蓍龜之象數以為易之象數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四時之變通以為易之爻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日月之懸象以立易之象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天地之法象以畫易之卦也夫神物也變化也垂象也圖書也此天地所以示乎人也聖人與民同患獨无以示於人乎故天以象數寓於蓍龜之神物以示乎人而聖人乃

則此象數以為易之象數以示乎人天地之變化見於四時之運動以示乎人而聖人乃效此變化以為易之六爻以示乎人天垂日月五星之象而吉凶見焉以示乎人聖人乃象此垂象而為易之吉凶以示乎人天地以龍圖龜書出於河洛而自然之法象在焉以示乎人而聖人乃則此法象而為八卦之畫以示乎人曰則云者易之象數即著龜圖書之象數其則不相遠也曰效云者效於六爻之動故經曰爻者

效天下之動也曰象云者象其所以然者也故經曰

象也者像也天地之所以示人者聖人皆有取焉而
作易以示人故有所謂四象焉四象在物為木火金
水在方為東西南北在時為春夏秋冬而在易則為
元亨利貞然易之示人者有其象而无其辭則知其
說者亦鮮矣故必繫其辭以告之以四象之所以然
又從而定之以吉凶曰如此必吉如此必凶斷之於
一言之下而使之不昧其所趨焉此聖人與民同患

之本旨也夫聖人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而大易以興則天人之理咸備於聖人矣孰能違乎故繫辭至此乃引大有上九之爻辭以贊述聖人之所以有天人助夫天人之理信順是也天之理行乎自然故所助者順也人之心以誠相感故所助者信也履此之信而思乎順則盡其所以在人者而不忘乎在天自然之理又能以此道而尚乎賢此大有上九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大有盛治也大有上九

盛治之極也當盛治之世六五之君信以發志則所履者信也柔順處中則所思者順也上九剛德在上而六五下之則所尚者賢也人君當盛治之極備此三德此所以能保極治之盛歟故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作易以經綸世變垂法將來而天人之理咸備於我故天人之助无以異於大有之上九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
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
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
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乃言聖人作易自以盡言以盡意至於以盡神或明理或明用而易无乎不盡自謂之道謂之器至於謂之事業或為精或為粗而易各有所謂又自存乎卦存乎辭至於存乎德行或在此或在彼而易无乎不存然始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終之以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則是易也夫豈空言云乎哉由其有
言而契之以不言則得聖人所以有望於天下後世
之意矣程河南曰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
凱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涵養
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書不能盡難
喻之言言不能盡難傳之意聖人之意終不可見於
天下後世乎然意之所寓雖不可以言盡而可以形
容求之者則象是也如孟子荅問之言多假於譬喻

凡此皆立象也故以震為雷則動之意盡以兌為澤則說之意盡象一立雖无俟於多言而意自盡矣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者情與偽之別也故卦以陰消陽長為君子小人之道卦一設而情偽皆不可掩如復見天地之心則其情盡矣如姤女壯勿用取女則其偽亦盡矣或繫之辭或繫之爻告之以吉凶導其所指歸此聖人不能已之辭也辭一繫則向之所謂難喻之言亦盡矣盡意盡情偽盡言此聖人作易以明

理而无不盡之理也至於利則是理之見於用也神
則是用之不可知也夫自乾至未濟六十四卦之相
授受自乾之初九至未濟之上九三百八十四爻之
相變易所謂變而通之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變而
不通則復窮矣非利也故終曰變通以利言六爻之
間盡吉凶趨避之利非變而通之疇克爾邪橫渠曰
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蓋聖人於天下之動效之以
爻而繫之以辭發揮旁通洞極微隱故能盡利盡神

此聖人作易以明用而无不盡之用也夫象立而卦
設卦設而辭繫以至變而通之鼓之舞之凡此皆易
之形於可見也究其底蘊則自乾坤始故曰乾坤其
易之蘊邪蓋方其作易之初也三奇為乾乾陽也象
乎天而位乎上三耦為坤坤陰也象乎地而位乎下
上下成列則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剛柔變
化之理君子小人之道吉凶悔吝之辭皆寓於乾坤
奇耦之中乾坤不盡則是易也何自而見之故曰乾

坤毀則无以見易蓋乾坤者生之本也乾坤不畫則
易不可見而乾坤生生之功安得而不息邪夫惟不
息則乾坤既畫易自此而見矣故形而上者則謂之
道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形而下者則謂
之器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然道外无器
器外无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
之形則易之形見蓋有不可掩也化而裁之推而行
之舉而措之是又易之見於用也夫道降而為器化

而裁之則是器也有所指別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
推而行之則是變也无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
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
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道也器也變也通也
事業也此易之為易或精或麤而各有所謂程河南
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
德行大抵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故繫辭又申前章之言曰是故夫象聖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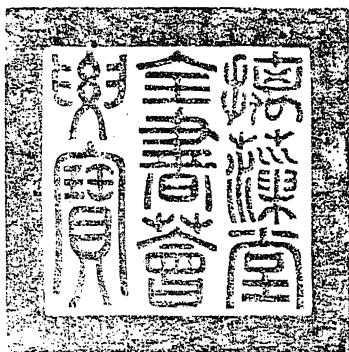
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而繼之以卦辭變
通終之以其人與德行聖人之意豈无待乎夫聖人
見天下之賾而立其象然非是卦則天下之賾于何
而極之見天下之動而立是爻然非是辭則天下之
動於何而鼓之故天下之賾至无形也聖人立是象
以象之又設是卦以圓是象而窮極是賾則天下之

蹟无所逃矣故曰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天下之動
不一也聖人立是爻以效之又繫其辭以斷是爻而
鼓舞是動則天下之動亦无所逃矣故曰鼓天下之
動者存乎辭前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
通此復言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蓋
言聖人作易化而裁之則存乎卦爻之變推而行之
則存乎卦爻之通然則卦象爻辭者易之書也變通
者易之道也即是書以明是道又存乎人焉然曰神

而明之者以言此非口耳之餘習也是必以此心之神而明夫易之所以然如復之初九則存乎顏子明夷之六五則存乎箕子草與明夷則存乎湯武與文王也夫惟如是則易即我也我即易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卦象爻辭又何有焉故夫卦象爻辭之所云者即吾之德行也程河南曰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



童溪易傳卷二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單勉中

謄錄貢生臣勵守訓